



周日的火车

□敬丹樱

你的鞋带开了

一句话的事,我想了两站
地铁开往市中心
上车的乘客越来越多,拥堵在
她周围
白帆布鞋,灰牛仔裤
先后淡出我的视线
只留下宝蓝色的毛衫
拉着吊环的手
全神贯注盯着手机的眼睛
再想两站
我就该下车了
她不会对我说谢谢
她大概率不会因此有所损害
假设我一门心思玩手机,就不会
注意到
她散开的鞋带
像七弯八拐的犹豫,也不必纠结
要不要在地铁
抵达下个站点前
为一个善念的艰难实施
扯扯她的袖子

周日的火车

换工作到省城那年
女儿上小学三年级,坐火车往
返于家和单位
成为我每周的必修课
周一坐六点半的绿皮
五点半就得起床
做贼一样蹑手蹑脚,声音再轻
她也能条件反射跟着醒来
抱着我哇哇大哭
撕心裂肺的哭声,就像尾音拖
得老长的汽笛
再后来也醒也哭,但不会捉住
我不放
再后来不哭不动,只默默流泪
到省城的动车开通后
每次进站,这升级版的火车已
停靠站台
静候多时。每次路过车头
我总忍不住慢下来
去找想象中它蓄满泪水的眼睛

半边街

听说杂货铺前高耸突兀的柜台
是为路过的马帮所设

只有门前晒太阳的土家阿婆
见过马帮的汉子。那时她正埋
头织缝西兰卡普

马蹄踏破寂静
烟尘中,针尖戳偏了位置
她还抵过几回手指

绿皮邮筒

刷上墨绿的油漆
邮筒看起来像个树洞,这令她
感到踏实
掂着脚把信轻轻塞进去
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不久
邮递员会来开锁
厚薄不等的一摞
蒲公英般飘远,在指尖着陆。
端正的字迹
一朵朵列队闪现…
渐渐地,邮筒面目模糊,锈蚀
作为物证,杵在邮局门口
再后来,邮筒被摘除,通往邮局
的路焕然一新
一切越来越好
不再有人记得这件温暖的弃物
她对树洞的歉意成为秘密
某个黄昏,一根划燃的火柴飞进
它的胸膛
光芒映红了
邮筒前,少女的脸庞

(敬丹樱,四川人,出版诗集
《槐树开始下雪》《周日的火车》)

医院对面的小饭馆

□李晓

病房里咀嚼吞咽食物的声音很轻。空气里充斥着消毒水、输液水、药物、病人体味的气息,这种气息似乎容不得好好吃上一顿饭。我很少看到一个人在病房吃相饕餮,一个人的胃也会紧缩,它对食物的欲望,远没有在外窗明亮的大街上让人欲罢不能。

前不久母亲患病住院,我去医院对面一家小饭馆里端回饭菜给她吃,无论我怎样变换各种口味的食物,母亲总是吃上几口就放下,她目光沉沉,神情恹恹,嘴里包着一团稀糊状的食物难以下咽。同病房一个老人来自乡下,和母亲患的是差不多同样的病。有天母亲说,我们出去一起吃个饭吧。于是我邀约同病房的老人同行,半躺在床上的老人怔了怔,眼神狐疑。我明确告诉她,嬢嬢,我们一起去吧。

病房里,乡下老人的亲人正好送来了老南瓜、土鸡蛋,老人执意带上说,我们去饭馆加工来吃吧。

在那家夫妻开的小饭馆,丈夫做厨子,妻子招呼客人,还请了2个女工,做的都是家常菜。胖乎乎的女店主一脸福相,我问她,我们带来了乡下的老南瓜、鸡蛋,能否帮忙加个工来吃。女店主满口答应,可以,可以。

女店主按照我们的吩咐,做了粉蒸南瓜、番茄炒蛋等几样菜,母亲和那同行的老人吃上了一顿香喷喷的饭菜。母亲感叹说,还是在外面吃饭好啊。

正要离开,来了一家3口人吃饭。他们坐下,我瞥见中年女子拿着医院诊断书,手有些颤抖,她问同行花白头发的老人:“爸啊,这个结果告诉妈吗?”老人面色凝重,沉默片刻后说:“暂时瞒一瞒你妈吧。”男子大概是老人的儿子,在桌前双手捧头埋下身。他们点了简单的饭菜,吃了不到一半就走了。我从他们一人的面色上观察,感觉那还不知自己病情的老人,患的大概是重症。

回到医院,母亲在走廊散步一会儿后,她拉上病房窗帘,轻轻地躺下。母亲突然拉住我的手说,要是我患了啥重病,你直接告诉我,不用隐瞒。我打断她的话说,不要瞎想了,好多病都是胡思乱想出来的。

第三天晚上,我又带上母亲同病房的老人一起到那家小饭馆吃饭。我们点了农家小米羹、四季豆蒸洋芋、木耳炒肉丝。同行老人说,

这次该她给钱了,她哆嗦着起身去给钱。女店主指指我说:“奶奶,他已经给了。”点菜时我就扫码支付了。老人顿时显得紧张起来,嘴里嘟囔道,这咋行,这咋行。

我拉住老人的手说,嬢嬢,在一个病房,也是有缘人,在一起随便吃个饭没事儿的。老人还是显得客气,连连说,我白吃你们的,心里有愧。

真是巧合,我们还在吃饭时,又遇到了上次来的那一家人,不过这次多了老母亲。那一家人点了饭菜,我听到老母亲说:“你们啊,也不用瞒我了,我自己晓得病情了。”一家人顿时停住吃饭,问:“妈,您知道啥啊?”母亲拢拢额前银白如蚕丝的头发说,我患的是肺癌,我自己明白,这都有个啥啊,我现在想通了,就要陪你们好好多吃上几顿饭。那家人的老父亲开口说,吃饭吧,吃饭吧。

我们走出饭馆,西天的灼灼晚霞披在医院大楼上,感觉要把整栋大楼燃烧起来似的。那里,有着被疾病困扰折磨的病人,他们的生命还在热烈而执拗地燃烧着。

母亲和同病房那位老人先后出院,老人还主动留下了我母亲的电话号码。母亲出院那天下午,从医院走廊推出一个裹着白布单的人,后面跟着一个哭得嘶哑的女人。我听见她在哭诉,说母亲想喝一点肉汤,等她去对面饭馆端回来,一小勺汤只润湿了老母亲的枯干嘴唇,几个小时后,母亲的灵魂就启程去了天国。

母亲出院后的一周,那位同病房的老人,按照我母亲留下的地址,从乡下来到母亲家里,送来了大山里刚产的新米、板栗、瓜果蔬菜。与她同行的,是她在大山里搞农业开发的儿子,这个身板结实、面色黝黑的男人,邀约我去云雾缭绕、漆黑森林里的山做做客。

我和母亲带着他们去医院对面那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吃罢出来,我看见医院窗户外亮起的灯光,与马路上亮起的灯火,融入这个城市寻常的夜色里。一瞬间,我对每一个平凡的日子,涌动起了深深的眷念之情,在疾病与健康之间,在人情的珍视与冷漠之间,在凡尘烟火守望与生命遽然转身告别之间,有时只隔着这条小小的街道而已。

(作者系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

黄水街上有板凳

□铁城

每年夏天到石柱黄水避暑,已是我近十年的一个习惯。

唯有今年,粗心大意的我才发现,在黄水街上赶场购物不累。

因为,黄水街上有板凳!

这里所说的板凳,有高板凳、低板凳,有宽板凳、窄板凳,有方板凳和圆板凳,也有长板凳和短板凳,更有五颜六色的塑料板凳(座椅)。

凡是喜欢旅游或逛商场的朋友们都会深有感触,随时都会因走累了、逛乏了没板凳坐而犯愁。尤其是我,因为各大商场无法落座歇息,从不乐意陪伴妻子逛商场。

在黄水避暑,我和妻子也曾为此闹过一次别扭。

2014年夏天,正是黄水避暑度假高峰。每天天亮至晚上10时左右,街上行人摩肩接踵,各类店铺人满为患。

一天上午,妻子叫我与她一道上街买菜。不假思索,我便满口应承了下来。

哪曾想,妻子带着我兴致勃勃地从林海道出发,迎着水泄不通的人群,沿着川鄂街、月亮湖街,见啥问啥,选了又选,买了这样买那样。不一会,我已左右两手各提了一大袋物品,心里早已有些不耐烦了。

妻子却意犹未尽地提出还要到苑乡路和黄连路去买这样、买那样,这让因长时间无法落座、疲惫不堪的我气不打一处来,扔下物品狠狠地甩了句:“要去你自己去,我才懒得陪着你遭罪!”就头也不回地拨开拥挤不堪的人群,径自回到了位于林海道的避暑房里。

从此之后,我就再也不陪妻子逛街和逛商场了。

今年8月上旬,我邀上几位挚友驱车去到了石柱黄水。

第二天,为购置避暑期间生活必需品,我破例与妻子一道走出家门,去到了黄水街上。

在熙来攘往、人流如织的黄水街上,街道两旁和店铺门前摆放着的一根根板凳让我耳目一新、两眼放光。这下可好了,逛累了、走乏了,可有歇息之处了!

果不其然,当我在一家根雕工艺品店铺前,看到有一把绿色塑料座椅空着,正欲上前落座时,只见一个蓄披肩长发、周身艺术气息浓郁的老者,满脸是笑地对我说:“坐!您坐!这板凳就是方便游客歇息之用的。”

我忙双手合十地连声道:“谢谢!谢谢!你们硬是想得太周到了。”

待我落座后,眼尖的店老板又发现我手端着茶杯里缺水,热情地提醒我店里有开水,游客可随便享用!

那天,我和几位好友从秀美的月亮湖出发,边逛街边观赏黄水街上的人文市景,走完月亮湖街,再走川鄂街,走了苑乡路,又走黄连路,真是惬意极了。

静下心来一细想:黄水是不是遇啥“高人”了?在眼下避暑之地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竞争激烈时,为其支招变换花样“筑巢引凤”?

你想,在每个店铺前安好板凳、摆好椅子,店内备好凉茶和开水,以其淳朴厚道的民风,真真诚诚地欢迎到此一游的客人在店内店外一坐,这岂不就是给店铺引来“凤凰”,带来商机?

(作者系重庆作协会员)

